



徐霞客

传奇

上

马龙 著

作家出版社



古
徐霞客传奇

上

作家出版社
马龙著

上

序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在中国思想、文化技术发展史上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萌芽，生产力有了较快发展，一系列具有人文精神的先驱和思想、文化、科学著作，纷纷以璀璨的异彩展现在人们面前。徐霞客和他的《游记》作为世界和中华民族的骄傲，也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基因积淀和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发展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有识之士对徐霞客和他的《游记》的评价和研究，从徐霞客在世时就已经开始，历经300余年，奠定了较深厚的基础。1641年（崇祯十四年）徐霞客逝世，当时的文化界痛失“千古奇人”，徐霞客家乡江阴及无锡、苏州、宜兴、靖江、吴江等地和当时文坛的一批著名文人收集、抄录、整理《游记》，分别撰写墓志铭和序，竭力推崇徐霞客和他的《游记》，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后代不乏人，直至近代梁启超和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逐步转入以学术发展史、科学发展史的视角来研究徐霞客和他的《游记》，开拓了对徐霞客研究的新境界。当下，徐霞客和他的《游记》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但是，徐霞客毕竟曾经是在社会 and 生活中走完他人生历程的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生老病死，也有普通人的思想感情——有他的爱，也有他的恨；有他激情喷发的瞬间，也有在郁闷、失落中度过の時日；有勇往直前，也有彷徨和恐惧；有人格的灿烂光辉，也有去伪存真的陶冶过程。《游记》没有也

不可能照录他的全部生活，映照他在山水之间和山水之外复杂的人事、心路历程以及生命的潮涨潮落。所幸，现在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部81回10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徐霞客传奇》，把一位千古奇人立体地形塑了出来，包括他身边的一大群男人和女人：有远距离的，也有生死相依的；有高尚的群落，也有卑鄙的渊藪；有不共戴天的血仇，也有蜜月花期的柔情……有血有肉，活灵活现，仿佛一轴徐徐展开的社会风情长卷，一部起伏跌宕的与命运相搏的悲喜剧。

《徐霞客传奇》无疑是近年推出的历史小说中结合传统和现代创作手法相当独特的作品，它采用了章回体，又不受章回体的制约，既保持了形式美，又取得了叙述的自由，语言力求清新并兼顾了时代感。内容上，完全可以把它视同一部揭开千古奇人隐秘人生的本传，因为它在忠实于史实的基础上的演绎遵循了文学求得高于生活真实的原则。不仅如此，由于明白晓畅的叙述打开了《游记》避开的另一个世界，反映了一个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包括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对一个王朝摧枯拉朽的打击，把它看做千古奇书《游记》的副本也不为过誉——当读者翻阅《游记》随着徐霞客的脚步走过千山万水的同时，还会因阅读《传奇》见证徐霞客那自强不息、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尝遍的人生。这是奇诡的笔触描述的奇诡故事，千古奇人之所以奇特因此跃然纸上。这对于怀着和徐霞客相同志趣的现代人来说，阅读《徐霞客传奇》会使他们更接近以致更崇敬心中的这位偶像；对于埋头于徐学研究的学者，可以通过阅读《徐霞客传奇》，在亦真亦幻的境界中与这位让他们心仪已久的人物相视一笑，并有助于他们变换角度更深入地钻研下去；而对于仅仅为获得知识热爱阅读的读者来说，《徐霞客传奇》可以给他们带来无穷的乐趣。也许，这就是这部传奇的作者马龙先生之所以耗时四年而乐此不疲所要达到的目的吧。

朱钧侃

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常务理事

2008年4月24日

引子

一千八百五十多年前东汉桓帝在位的时候，一位言谈举止成为士人准则和范本的官儿被滴贬到豫章郡。登车揽辔的当儿，他挺着身子昂首向天，一副胸怀澄清天下之志的模样。驷马高车疾驰而去，抵达郡界见到了前来迎候的佐官吏役，这人劈头便问：“一个叫徐稚的住在哪儿呀？”郡主簿晒笑道：“请府君大人入了公府再说，大伙儿正等着你召见呢。”这人正色道：“周武王要见老子的老师商容，到了他住的那条街上，直着身子跪在车上，一刻儿都不肯耽误，真是暇不暖席啊。我到一地必先礼遇贤人，这就去见他，有什么不对的呢？”

这人就是左迁豫章郡太守的陈蕃，字仲举，后来官至尚书仆射、大中大夫、太尉。到他七十多岁时朝政被宦官们把持了，他决意一举铲除之。他跑到太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的府上跟他密商。没想到走漏了消息。这一天心腹来报，说宦官们把窦武骗进了宫，要杀了他。这还了得！陈蕃立即带着手下八十多人火速赶进宫来，拔剑突入承明门。宦官王甫喝令把他拿下，陈蕃用剑指着王甫叱骂不已，兵士们也不敢近前。王甫见不是事，呼叫外头的禁军入卫，兵士们源源而来，把个陈蕃和他带来的人围了数十重，最终把他绑缚起来，投入宦官管辖的北寺狱。宦官们担心夜长梦多，当天就害死了他。之后，他的亲属悉数被流放迁徙到瘴疠蛮荒之地，他的门生故吏也一个接一个被斥逐禁锢了。

陈蕃的为人这样，他礼遇的徐稚又是个怎样的人呢？

徐稚，字孺子，家贫，靠种几亩薄田过活。他生来淡薄名利，一向自奉简约，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能躬行仁义。公府多次征召他为官，都被他拒绝。他平日绝不和做官的来往，只陈蕃是个例外。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个心气高过天的人，到了一起就难分难舍，一谈起天下大事就没个完。陈蕃在豫章难得接见宾客，却为徐稚特设了床榻，预备他来时作竟夕之谈，就好比如今铺了床铺预备好朋友来小住一段时间似的。

熟识徐稚的人都说，叫他出来做官他躲在家里不肯露面，赴丧却不远万里。这说的又是一件事：早年徐稚曾拜江夏黄琼为师，黄琼后来做了官，位在三司，徐稚就断绝了和他的往来。可这天传来了黄琼的死讯，徐稚不由得心里难过起来，就要前去吊祭。可是路途遥远，又身无盘费，怎么办？他想了个主意，带着磨镜（古时候人们用铜镜子照脸，用久了要磨一磨）的家什上了路，到一个地方扯着嗓子吆喝一阵，“有镜子要磨的，快来磨口！”招引人来磨镜，以此得点儿工夫钱用以食宿。就这样一程一程地赶去，总算来到老师的墓前。守在墓庐里的黄琼的孙子子琰听见外边的哭声，不知道谁会这么伤心号啕，那哭声把他的眼泪也哭掉下来了。听说来人没有名刺谒帖，他十分诧异，打发爷爷的门生茅季玮过去敦请。徐稚婉辞了，一声不响地掉头就走。

徐稚就是这么个人。他的贤德传于后世，可是他后来的行踪不明，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下落。有人说他羽化成仙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唐朝的才子王勃前去南海见他的父亲途经洪都（汉代为豫章郡，也就是如今的江西南昌），应邀来到滕王阁上拜见都督阎某，即席作了一篇文章，就是流传至今的美文《滕王阁序》，当中有这么一句：“徐孺下陈蕃之榻”，当属信手拈来。仿佛如今说“刘备三顾草庐”、“孔明草船借箭”这些烂熟的成语，不必多加解释，尽人皆知说的是什么事儿。

本书记述的主角徐霞客就是徐稚的后代。徐霞客跟他这位远祖时隔一千四百多年，历经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等朝代，已到了朱明王朝的衰败期。虽不能确认他是徐稚的多少代孙，可他两个的为人何其相似乃尔！徐霞客一生交接的也是陈蕃一流的人物——胸怀澄清天下之志，结局也一样——被阉人和奸臣所害。霞客虽不事耕稼，却也绝意仕宦，为践“五岳之志”历经千辛万苦。难道远祖的魂

灵附着在后世子孙的身上了？抑或神明常在，一姓的子孙后代必有重蹈前人足迹的？可叹徐稚的身世到今天已经模糊难识。而徐霞客有一本六十万字的《游记》传世，还能看到保存完好的徐家家谱和友人记叙他一生行状的墓志、传记，惜乎前者略去了世事、人事和家事，后者的文字又相当的精简、古奥和晦涩，而且解人不多。作者细心加以梳理后，钩沉发微，揭开了千古奇书《游记》隐藏其中的秘密和千古奇人徐霞客记游的真正动机，结撰了这部八十一回的传奇。既然名之为小说，也就还可用来消遣，或许竟然读出了点滋味以至品评一番，庶几当做一碗薄酒浇浇胸中的块垒。

【上卷目录】

- 引子 【001】
- 第一回 闻命案文士共出手 看米行哥儿遭戏弄 【001】
- 第二回 竹舆前亲情感父子 豪门下同仇认主仆 【016】
- 第三回 逛后园识罗府婢女 走城郊遇赵家痲婆 【032】
- 第四回 严父临终交儿奇石 廉吏夜归痛忆流年 【047】
- 第五回 己忧国忧才子痛哭 薄情多情姑娘担待 【061】
- 第六回 义仆藏米挨哥儿训 东林聚会对花子阵 【076】
- 第七回 布庄收账与商人交 君山修祠赶乞丐走 【091】
- 第八回 上庙梁捉放小乞丐 访师长是非各一说 【105】
- 第九回 行湖上舱底见凶器 进山坳林中听密语 【120】
- 第十回 痴情翁登船追老姬 重义郎观潮思剑侠 【135】
- 第十一回 新婚夜两情喜相悦 送行日合族惊异举 【150】
- 第十二回 徒儿坐路边排纷扰 剑客行水上拒捕拿 【165】
- 第十三回 上题本首座劾奸贼 削籍归寺僧治心病 【180】
- 第十四回 访师叔救寺斗魔头 寻古桐圣庙诵题诗 【196】
- 第十五回 父女奏乐弦断声绝 姑嫂初会感时伤岁 【211】
- 第十六回 贞女庙遇剑客刀兵 莫愁湖得谪臣雪书 【226】
- 第十七回 泾河岸贼人双被挑 病榻上先生两受惊 【242】
- 第十八回 太平门外遇卖卦者 贯城狱中见沉冤人 【258】

第十九回	斗官兵两好汉殒命	宴狱卒独行客逃归	〔273〕
第二十回	牧童证私奔小儿女	狱卒迷夜埋瘦死囚	〔288〕
第二十一回	俏表妹雨声断魂魄	老世伯琴音传心思	〔303〕
第二十二回	顾叔时病笃叙生平	赵希贤痛祭起风波	〔319〕
第二十三回	夜深沉窺亭中对弈	雨狂暴雨石上残局	〔335〕
第二十四回	哑巴殉主回头是岸	老姬念旧孽海情天	〔351〕
第二十五回	旅店入梦神鬼交接	深闺共话虎狼记闻	〔366〕
第二十六回	护麋鹿叔翁挨斥骂	追主人家仆传凶信	〔382〕
第二十七回	婢子用心制衣缝袋	老爷钟情颠鸾倒凤	〔398〕

【中卷目录】

第二十八回	观拜堂孤女怀怨愤	来撒帐双童唱喜歌	〔413〕
第二十九回	情婢诉身世拒求欢	族兄护车驾鞭故人	〔428〕
第三十回	斋堂品尝豆腐百味	密林偷窥和尚双飞	〔443〕
第三十一回	换新鞋行路旅人痴	戴饰物出阁家婢怨	〔458〕
第三十二回	缝穷此女疑似彼女	新诞两儿皆为我儿	〔473〕
第三十三回	祠中祈梦神仙飘渺	湖畔闻声樵夫留迹	〔489〕
第三十四回	传声息三老喜欲狂	见风雨夫子力殆尽	〔505〕
第三十五回	嫂携酒直言感肺腑	盗还书面晤惊魂魄	〔520〕
第三十六回	洞中问禅拜谒高僧	房外歌谣致疯恶贼	〔535〕
第三十七回	清和雨晴竟成讖语	荒淫风靡非仅戏文	〔550〕
第三十八回	少帝盖木屋闻边警	举子羨夸官看决囚	〔565〕
第三十九回	出嫁妇携子见亲父	落第郎骑马追盗伙	〔580〕
第四十回	和尚借得桂树花香	状元革去修撰官职	〔595〕
第四十一回	却金亭谪臣济傻儿	太乙楼访客睹淫女	〔610〕
第四十二回	摘榔梅亡兄惩恶弟	上茅山慈母慰游子	〔626〕
第四十三回	小道士念施恩真人	贪巡按杀说书痴汉	〔640〕

- 第四十四回 崔呈秀落魄认义父 魏忠贤履险抚心腹 【655】
- 第四十五回 度时艰茂才亮风节 吐宿愿宏祖敞胸襟 【670】
- 第四十六回 神医死去丝帕归主 高堂临终果核传家 【685】
- 第四十七回 义女情婢难辨厚薄 刀客剑侠立分高下 【699】
- 第四十八回 高攀龙自尽投园池 缪昌期拒逃入囚笼 【714】
- 第四十九回 商人无畏收葬义士 和尚有心托付挚友 【730】
- 第五十回 天王殿慧能遭劫杀 悉檀寺和光受恭贺 【745】
- 第五十一回 忠贤吊死怀落绣鞋 呈秀自勒饱尝酒色 【759】
- 第五十二回 宁波城遭愚妇泼骂 南靖县逢老汉喊冤 【774】
- 第五十三回 徐推官潦草查盗匪 施浪仙铺排宴旅人 【789】
- 第五十四回 撕神品楼上说痴话 追仆女湖边想心事 【804】

【下卷目录】

- 第五十五回 忠仆不受主人恩惠 俏姐偏爱江南才子 【819】
- 第五十六回 鸿宾楼巧遇卖唱女 小香山探访归隐客 【834】
- 第五十七回 山癖着墨彩和泪画 画痴弃华堂任人居 【849】
- 第五十八回 讲五子之歌触龙颜 念八阳神咒息雄心 【862】
- 第五十九回 喋蛙堂霞客受惊吓 说法图震孟另有解 【877】
- 第六十回 老茶客品茗话刀侠 少船工运棺带客返 【890】
- 第六十一回 小儿女互慕情难分 族兄弟共游趣不同 【904】
- 第六十二回 徐布衣上雁荡极顶 黄庶人遇流配重臣 【918】
- 第六十三回 湖上送别家事种种 山前指路风烟重重 【932】
- 第六十四回 闻剑客遁世思切切 见情婢劝儿情绵绵 【946】
- 第六十五回 会草寇徐老爷受托 哭外甥文学士殒命 【960】
- 第六十六回 哑巴授徒寺壁留影 布商议事香堂起誓 【975】
- 第六十七回 知人心难聚忆亡父 观诣阙献俘思剑客 【989】
- 第六十八回 似醉似醒离人远离 是祸是福隐士难隐 【1004】

第六十九回	老鴉兒撒嬌累名士	两家人酷似迷游子	【1018】
第七十回	遭劫受伤静闻护经	无钱借贷祥甫抓阄	【1033】
第七十一回	大师父讲堂散雨花	苦行僧病榻索布履	【1047】
第七十二回	失僧侶逼走莽荒路	交边将疑处桃源境	【1062】
第七十三回	陆伯恒送别盼寄托	蒙三妹逃离留期许	【1078】
第七十四回	因死别卧病思悠悠	被远戍听歌泪纷纷	【1093】
第七十五回	大才子谋划勤王计	小儿郎思乡扮歌童	【1107】
第七十六回	卖唱女夜唱唤旧情	托钵僧粘钵认同门	【1121】
第七十七回	始见宝典其旨难参	重逢故友夜走鸡山	【1136】
第七十八回	解脱林茶酒显豪奢	木家院逞技用贤能	【1150】
第七十九回	贴身仆卷逃断恩义	肢残僧磨豆求善果	【1165】
第八十回	偶闻忠直罪臣赞语	惊见风趣和尚赠言	【1180】
第八十一回	友人零落不堪回首	親子认父承继遗愿	【1194】
后 记	【1210】		

第一回

闻命案文士共出手 看米行哥儿遭戏弄

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等着死神来召唤的时候是十分平静的，会沉入回忆的海洋而不顾眼前的一切。病入膏肓再也爬不起来的那些日子里，五十六岁的徐霞客一生的回忆总是久久停留在他十九岁那一年开春的那一天。那一天发生了很多事情，那一天好像是他越来越清晰的命运流转轨迹的原点。倒回去没有什么，也非常模糊；而顺着下来就好像上天早安排好的一条道儿，注定了不可能还有别的选择。那一天播下的种子，等着他最后来收割；那一天和他走向死亡的时候息息相通。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也不知道。

被乡人叫做大宅里的徐家来自离这儿不远处的梧蓑里，聚族而居这一带好几百年了，有几回大家分成几个小家，仿佛大树根须儿扎得深了，远了，又冒出新棵子来，不断延伸蔓长。徐氏子孙绵延不绝，自第五世从苏州迁居到这里已经过去了九代人。前几代因是苟活在元朝的黑暗年代，徐家人平心静气地隐迹乡间，以耕读为业，也以耕读为乐。可是到了恢复汉官威仪的明朝，天下大治，万众归心了，徐家人就耐不住寂寞，要冒头了——九世祖以布衣之身应诏出使四川立了功，十世祖出谷赈灾、进鞍马助边受了封赏……到了十一世祖以下几代，读书为官成了风气，徐家子弟也为博取功名苦修起举业来了。可是举业这玩意儿是没准头的，要碰运气的。徐家人非但没有一个撞上大运，还连续倒了大霉，招致了奇耻大辱，逝去了一个个年轻的冤魂，老死了一个个终不得

志的苦鬼。直到第十五代，大宅里这一支的老三才没再钻这个死胡同，不但没去钻死胡同，他还瞧不起做官的。他顶门立户做了老爷后，和妻子王氏勤于耕织，重振了家业。而老爷的次子——名宏祖、字振之、号霞客的哥儿就更离谱了，他不但视功名如草芥，而且不事耕织，不问家政，没一个正经的营生。说他是浪荡子，不像；说他是庸碌之辈，也不对。他手不释卷，饱读诗书以至阅遍了能够搜罗到手的杂篇外传，放着卓尔不群的文才，既不愿经世为用，也不想卖弄炫耀，更没打算修成什么正果。而且特爱钻牛角尖，八岁时因做了个梦就瞒着父母只身径向北去，进了原名华山也叫由里山的花山。天断黑了也不见他的影儿，家里人急得要死要活地四处询问，打着火把灯笼转了几个山头，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却赖着不肯走。硬把他拖回家，他哭哭啼啼了好几日。打这以后，他见山就要上，见山洞就要钻。而今个头蹿得老高，绝对成人了，也没进学（秀才也不是），因而招来更多非议，说什么的都有。

徐家富有而好客，一年到头亲戚朋友来访不绝，一是冲着这儿屋宇宏阔、池园富丽，有名闻遐迩的“梧塍十景”，二是听传闻霞客为人的奇异。这不，世居宁波的族中兄长徐仲昭，领着浙江临海的家子弟十七岁的陈函辉上门来拜会，呆了不过数日，就和霞客难解难分了。浙江这两个哥儿，一个好静，一个好动，虽都进了学，但对举业并不十分用心——函辉常年习武，寻思着哪一天能仗剑走天下；仲昭酷好围棋，一下得兴起便废寝忘食。这会儿要回去了，二人打马在前，霞客骑着一头酱色花驴一直送到五十里外的江阴城。

这边主客尚未分手，接着又有客来。二三月正逢三年一度各地举人进京会试，俗称大比之期，三位南边的举子相约来江阴乘船北上，路过顺道来访。身边的童仆都已驮着书箱行李径往江边雇船去了，三人骑马来到南埭岐村大宅里门首，一听霞客送客去了江阴城，又忙忙赶来。这三人都是人中俊杰，说他们有卿相之才也毫不为过，不但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连他们的乡人和同辈都相信他们的能耐，都说他们只要中进士，就能把官一步步做上去，做到顶。可是，三年赶一回，就是不知道哪一科能中？三人中年纪最轻的叫黄道周，字幼平，来自漳州，年方二十一岁。他能熬，就再赶十回考，也不过五十出头。长他十一岁的，是

世居姑苏国朝“四大家”之一，官至翰林院待诏的文征明的曾孙文震孟，字文起，号湛持。他是大家公子，声望十分了得——童子试的时候得了个《春秋》第一，南京乡试又高中魁首，他眼中能有谁？可是后来四次进京会试均榜上无名，这才稍杀了些傲气，但还远没到服输的地步。再一个又比他大了十一岁，就是和霞客同邑的长泾镇上的缪昌期，字当时，号西溪，老大不小的了，但他中举晚，为人老成，也就经得住熬，而且比他年纪更大的都老得走不动路还一科一科考下去的举人多得是！文、缪两家和徐家都有交往，都赏识霞客。只有黄道周是头一遭来访。他听两位老兄闲谈中霞客长霞客短的，就央求他俩领他前来见一见，这会儿又追来城中。

江阴非等闲之地，有“扼塞键钥”之称——城北的君山虽不很高大，但颇有蓊蔚润润的气象，下临扬子江，水深港阔，舟楫便利，正当东西南北要冲。元朝那会儿还没有城池，龙凤三年（元末红巾军韩林儿的年号）始筑土城。嘉靖二十二年改筑为砖城；三十一年，倭人寇浙中的警报传来，知县钱鏞率亲民夫补筑了北面空着的一段，来犯的倭人不战而退；三十三年，知县金柱又募集民夫修筑，完竣后，城高二丈二尺，周长计九里十三步，设城铺三座，敌楼、窝铺二十二座。那时候当官的都还惧怕王法，讲些节气，平头百姓也有不少急公好义的，筑城不敢马虎，关乎大家伙的安危，库银拿不出那么多，大名鼎鼎的义士黄奎认了三股，剩下的被霞客曾祖徐洽等众多士绅认捐了。两年后，倭人又一次来攻，扑城四十多日，无功而返。有城也有池——江潮入黄田港、黄山港后向南，曲折盘绕流经全城，外边环护着城墙，里边四面八方流去，既添了景致，又供官民饮用。这儿一千五百年前就有了集市，因人烟辐辏、财货丰盈，宋代名相王安石南来路过这里曾留下一首诗：“黄天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长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仅仅二十八个字，就把它靠水吃水富庶得冒油的光景描摹得透骨到家了。

可眼下已是万历三十二年，离宋朝又过了两个朝代，大明立国两百多年了，已更换过十四个年号，龙驭殡天了十三个皇帝，筑了又筑修了又修的城墙终于老了，不少地方已剥落坍塌。河水也混浊了，经那日积月累的菜边儿、破布头儿、淘米水和洗洗涮涮下来的污秽的沤泡，沉淀

在河床上的淤泥老高老厚，上面的流水也已发出阵阵的臭味。一街两厢的店铺里摆放的南北货、土产、日用杂品和古董等一些玩意儿虽然琳琅满目，但是杂乱堆叠，木头门板磨光了油漆，柜面桌椅也牙缝脱榫了。店里的掌柜和伙计们有的嘴巴更油了，有的则更闷声不吭了，吵吵嚷嚷的市声更闹心了。那些半夜从酒楼上下来的醉汉打着饱嗝旁若无人地走着，那些一大清早打勾栏里出来的嫖客更大摇大摆的了。倭人来袭城的事儿早就成了古话，而打架斗殴却成了家常便饭，江贼湖盗多如牛毛了。江南流传着一句话，叫江阴强盗无锡贼，江阴的盗踪已经十分猖獗了。

衙门里的三班衙役一个个也是老气横秋的，大老爷也历练得格外圆滑。很少升堂断案，都是前呼后拥坐着四抬大轿来去，很少在街上露面，帘缝儿都懒得掀一掀。百姓也很少递状纸，没什么是非了，要争个高低都靠托人情央道儿上的兄弟帮忙。不得不经官的事，自然央求中人去请师爷，师爷再去找底下兄弟布置，就大老爷不乐意，也不怕，他秉公廉明的话要说，肚子里跟手底下这班人想的没什么两样。颠倒判下来，只会一个哈哈两个笑。连那些输了官司的也不大抱怨——都明白，有钱能使鬼推磨，谁使了钱谁有理，谁的本事大谁赢官司。仁义孝悌成了门面话，也没什么人当真去听的。店铺子后边和那些楼上的家小更是闹腾个没完：女人喜欢叽里咕噜，谁家妻妾打架闹事、谁家婆媳干仗不消一个早上的光景就传开了去；而一提起别家手面怎样阔就愠气，比着自个儿的首饰、头面、衣裙就觉得寒碜得没法过，会哭闹半天，没到手就第二日第三日接着哭闹；男人则寻思做个啥买卖能赚上一大笔，心里惦记着哪家堂子里的姐儿生得标致，哪一样的奇货可居。

富不过三代，风水轮流转。也有原来字号占了半条街的，因做砸了生意，由大变小，以致改换门庭了。也有从前不起眼儿的门面却像发面馒头一样鼓胀起来，目下生出不可一世的气势，店大欺客了。于是坊间就多了感叹，就多了穿着破衣烂裳的光棍，有的仍旧傲头傲脑，有的已经见人点头哈腰的，像摇尾乞怜的狗一样了。有衣着光鲜却吐语谦卑的，也有财大气粗横着走道的，于是就多了痞子、混子、泼皮、无赖。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这座江阴城就这么有喜有悲、有穷有富、有生有死地度着一天又一天。

这里和无锡连通，因舟楫便利，就跟苏州、扬州、南京、杭州，和横贯南北的运河连接着，跟运河连接，就跟运河最北边的京师、跟紫禁城大内连接着，于是这儿的大佬就和这些地方的盐课、芦政、布政使、巡按、总督和来往其间的矿使中官勾连上了，混熟了，到了称兄道弟的份上，为大家捞好处，也合伙干起见不得人的勾当。和扬州一样，最出风头的是盐商和米商，最穷的是使船的、打铁的、磨豆腐的！

不消半个时辰，从南场岐过来的三骑已驰入城中。一眼望去，真个是举袂蔽荫，联袂成帷。可锦片掩不住烂疮——满目流民拥塞，有推着架子车载着老母和锅盆杂什的，有挑着箩筐一头一个小儿女的，也有跪在路边插着草标卖身的……见三位头戴四方平定巾的老爷骑马驰过，打量是去江边坐船进京赶考的，就有人叫喊起来。一时间，呼啦啦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叫花子围随着，前头的则夹道哈腰迎着，一到跟前就跪倒颠着破碗叫唤：

“发个利市，好叫小人给诸位老爷烧炷高香！”

“求菩萨保佑老爷中状元，簪花披红骑马逛天街！”

“老天开眼，准保老爷这一去衣锦还乡！”

……

都是不伦不类的乱嘈，三人哭笑不得，因一路上见得多了，早有了防备，各自伏身丢了一把揣在袖口里的制钱，策马直奔城北，到澄江门内望江楼前勒住了马。文震孟脚尖踏着银镫道：

“没承想，这儿的花子比苏州、无锡还多。”

“都是江北逃荒过来的。”缪昌期说这话时紧皱起了眉头。一来身为本地人，脸上有些不好看；二来这样的情形他竟然熟视无睹，见惯不怪了。

“听说李三才大人以左都御史銜督淮，兼理漕运了，下边那一班为非作歹的税卡、盐课、芦政该老实些了。”文震孟的话一下子就切入到要害，而且比别人更快地察觉到时局的动向，“无锡的顾宪成大人、高攀龙大人退下来没闲着，正在重修东林书院，师生们整日价激辩王阳明心学之非和程朱理学的博大精深，砥砺报国之志。这一南一北两下里用心用力，也该长些精气神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黄道周拉长了瘦脸叹道。他和文震孟一

样，读书应考的同时盯着变幻的时局，而且两个人的看法总是不谋而合，你说的就是我想说的，你说了上句，我也就想到了下句。“收拾这局面非得有非常之人用非常之策。内廷中官充任矿使、税监派驻八方，与民争利，如饿鹰扑食。李三才大人数次上书，讨不着个旨意。他管得了手下，管不着皇上身边的阉人。难啊！虽说江南富庶，可流民如潮涌来，就官私两面一起开仓放赈，也不济事呀。”

文震孟和黄道周一来二去发着感慨，缪昌期没往这上面多想，也就没插话。他往摩肩接踵的人头上望去，盯上了望江楼前的一个瘦高个儿，他用鞭指着，说那不是仲昭么，冲着仲昭叫他的字，“遵汤！”随即滚鞍下马。文黄二人这才打住了话，跟着下了马。早有望江楼的杂役过来牵走了三个的坐骑。

正在楼前望呆的仲昭抢步迎上前来，倒身行礼，和未谋过面的黄道周互报了姓名。

“可是北上赶春闹？”他问。

“赶是赶，恐又白忙活一场，不过碰碰运气罢了。”文震孟说着环顾一圈问，“振之呢？”

“不就在跟前。”

“上了楼了？”

“嗨，怎么就瞧不见呢？”

文震孟等三人又往四下里扫视了一遍，行人熙来攘往，哪有霞客的影子，心中好不纳闷。仲昭笑吟吟地指给他们看，说站在楼角人堆里头的那一位便是，旁边矮了一头的是和他一道来的临海陈函辉，表字木叔。正被那边的叫花子围住玩石头呢。缪、文二位倒不觉意外，笑了笑，黄道周则诧异地愣眼瞧看。仲昭扯着嗓子冲那高个儿喊叫。三位举人的目光投向望江楼西头一角，那儿台基下满是囚首垢面的乞儿。台基面儿上，排开大大小小一堆石头，两个后生斜倚在那儿，挑挑拣拣——大约听见仲昭的叫声，转身走了出来。一个五短身材，鲜衣锦靴，盯着高个儿手中的石头说着什么。高个儿这个，头上幅巾绾髻，一身短打，脚下蹬着一双葛履，一手握着两块石头，一手从袖口里抖出一块银子撂在台基上，也不急于走开，举起石头对着阳光细辨上面的纹路。丢下的